

# 遭遇者

姬百合

编

而我仍然是一条被咒语冻结的暗流•

他突然抱紧我•

温暖而明媚•

而他却像火焰一样燃烧着•

他是我的春天•

我木然地站在那里•

我听到他的心脏响亮而快速地跳动•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012Z0312296

姬百合

(编)

网

络原创文学丛

# 遭遇春



上海文化出版社

R3H25/14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遭遇春天/姬百合编.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

ISBN 7-80646-674-6

I. 遭… II. 姬…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5150 号

---

**责任编辑：**唐宗良

**装帧设计：**方蔚楠

**正文绘图：**方蔚楠

**书 名：**遭遇春天

**出版发行：**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www.slcn.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7.25

**印 数：**1—8100 册

**版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ISBN 7-80646-674-6/I·456

**定 价：**15.00 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el：021-54742977**



## 十一 水

- 遭遇春天 素吻 >1
- 捕猎心跳的女人 23 >24
- 仍然爱你 无爱之爱 >43
- 爱情乱世 林紫 >55
- 百合的新衣 阿芒 >73
- 和风细雨 九九 >90
- 风花 林紫 >103
- 红男祸水 玫瑰红 >116
- 寂寞蝴蝶 蝶飞如画 >126
- 苦涩的初恋 小虫子呀 >143
- 秘密 阿芒 >157
- 墙壁 菊开那夜 >173
- 偷窥 冬虫夏草 2000 >188
- 一段路 敏感米蚊 >200
- 妈妈，天空该涂什么颜色？ 晓流 >210

# 遭遇 春天

素吻

I.....

我的爱情总是突然出现，像不速之客。

我在一家台资的服装公司工作，职责是为每一季的销售找创意。所谓创意就是不断地剪贴他人或者自己曾经被抛弃的灵感。

Chain 是公司新招来的销售代表，才二十二岁，直到昨天我都未见过他，因为他总是出差。昨天是圣诞节，老板请客。Chain 终于从一个符号变成一个活人。他微笑着，牙很白。这是我回家后唯一能想起的他的长相。但我有一种感觉是深刻的：他笑的时候，我真的像是看见了春天。

Chain 很少发表意见，是一个安静的年轻人。

老板兴致很高，一再地请大家喝酒。酒是一种催情剂，能让人丧失理智。饭桌上只有枫和我两个是女员工，其他的男员工和老板似乎都以能把我俩灌醉为乐。枫已经喝到九分了，而我仍然清醒着。

他们开始对枫动手动脚。我想把枫拖出去，可是已经四肢无力。我想把酒吐在他们的脸上。老板对枫尤其有兴趣，他是一头剽悍的食肉动物。我趴在桌上，睁着眼睛，看见枫已经不省人事，她的上衣扣子已被解开了一半。Chain 走出去拿了一块热毛巾进来，敷在枫的额头上，然后帮她扣好扣



子，扶着她走了出去。我听见他们在笑，很淫荡地笑。

我知道我的厄运马上就要来了。

当Chain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狠狠地扇了老板一个耳光。可Chain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对我说：“我送你回家吧！”

我说：“好的。”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我也十分明白老板不会因为这个耳光解雇我，因为他是食肉动物。

我给Chain发消息：“昨晚谢谢你。”他傻傻地回答：“呵呵，请我吃饭就行了。”

我知道他明天会到H城出长差，于是就说：“好吧，周末请你，过期作废，你赶不回来可别怪我。”没想到他竟然回答：“哈哈，说话算话，拉钩上吊！这回你要失算了。”一顿饭就能让他如此地快乐，他真的让我触摸到春天，或者他本身就是春天的化身。但是我仍然不相信周末他能赶回来，直到星期五下午亲眼见到他出现在公司里。他见我时，意味深长地笑，而我却已经跌入他的笑容，忘却了季节。我想如果他的笑容代表温暖，那么他的牙是否就是光明的象征。

我说：“不管请你吃什么你都要吃掉的。”他说：“听起来有点像谋杀的味道，不过只要你陪我吃就好。”我说：“我要请你吃饭又没说要陪你吃饭，我看你吃就行了。”他说：“不行。”

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台湾便当。我要了很多菜让他吃掉，我说：“我要惩罚你，好让你改掉敲别人饭的臭毛病。”他摇摇头说：“你当我猪啊！不过如果你能陪我三个小时，我就当一回猪好了。”

他的胃口很好，菜一盘一盘地被他消灭掉，我觉得浑身舒畅，就像母亲看着宝贝儿子一样。我闻到他身上的气息都

与春天有关。我真的情愿溺死在这条春天的河流里，再也不想回到我的世界里。

第二天，公司开会时我发现他在看我。

我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久违的心动和心慌。

可可突然打我手机说要来 G 城玩。

我立即坠入深渊，不明原因。

可可是一个骄傲的漂亮女子。她骄傲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宣称要拒绝全世界的男生，而唯独喜欢我这个没有一处值得骄傲的女孩。二十岁时，我和她约会，散步，拥抱，接吻，同所有的情人一样。她说她爱我，因为我是一株水仙花，而事实上她才是。后来，她终于骄傲到把我拒之门外，说：“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我从此凋零，就像一株在冬天盛开过的水仙花，春天到来时，只能用死亡去迎接。她转而以朋友的方式关怀我，我却毫无知觉。我面对她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但却已与灵魂无关。

为了忘记可可，我频繁地与男生约会，但却害怕一切爱情。如同一只不会发光的萤火虫或者是一个丧失了性欲的女人。

可可来了，她伸出手牵着我的手，我觉得恶心。我们喝茶逛街吃饭，聊工作聊生活聊她新的爱情，仿佛我们向来就是君子之交。

我幻想着用剪刀杀死她，然后看看她的内部构造与正常的女孩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她像一个鬼影一样缠着我，一次又一次打破我平静的生活。

可可终于走了，我觉得空气中氧气充足。

在公司餐厅遇到 Chain，他端着餐盒坐到我身边，笑盈





盈地问：“这个周末上哪里去玩啦？没见你来吃饭嘛！”我望着他清澈的眼睛，终于哭了起来。自从四年前离开可可后，我从未流泪，以为自己已经把一生的泪水都送给可可了。今天证明不是如此。我在春天里放声痛哭，就像在给自己洗澡一样。我不知道是否能像婴儿受洗一样获得新生，不知道上帝是否会原谅我所有的罪孽。我希望永远留在春天的温暖里，像婴儿一样无忧无虑。Chain 有点手足无措。他默默地给我纸巾，一句话都不说。

过了一会儿，Chain 说：“本来明天我要出差，但现在我不想去了。”

我说：“没什么，只是天太冷，我希望春天快点到来。”

Chain 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呀！还有两个月。”

多么简单而直接的思维方式。

我说：“不会来了，你不懂。”

Chain 说：“我懂，你需要我照顾，你其实很脆弱。”

我说：“不需要。”Chain 说：“你需要，因为我喜欢你。”

我说：“你不要开玩笑，你才二十二岁，我比你大整整六岁。”

Chain 说：“我是认真的。”

这时，我的眼前闪过可可美丽的眼神。她也曾用同样的语气对我说：“我是认真的。”

回到办公室，我不断地想起 Chain，想起他那灿烂的笑容。我想到这一季的主题，应当叫做“逃离春天的温暖”。

回到家，没有开灯，家里弥漫着薰衣草的味道。我突然很想点一根蜡烛。我找出一包白色的圣烛，是姑婆送的。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信仰她抛弃了一生的幸福。她嘱咐我一定要等2000年世界末日的时候再用这包蜡烛，因

为圣烛是可以保佑人平安度过灾难的。姑婆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世界末日就去世了，而她留下的蜡烛却经历了千禧年，平安地保留了下来。

我感受着圣烛的温热。我闭上眼，觉得这根烛似乎在我的体内，温热的源泉使我身体的某一部位柔软，仅此而已。

## 2

我们公司的名字叫“Primay”，我当初来这里完全是因为喜欢它的中文名“最初”。

一个月后，公司要在上海做秀，主题是：“逃离春天的温暖——The Escaping Warm from Spring。”

Chain负责这次服装秀，他向公司申请协助人，于是我便被通知去上海协助Chain。

我来到上海，办事处的人说Chain已经连续好几天不来上班了。我找到他住的宾馆，开门时，我见他整个人是颓然的，眼里有一种难言的光泽，仿佛一件旧瓷器被擦亮了一小块。屋里烟味很浓，沙发上凌乱地扔着毯子和袜子。

我说：“你怎么这样？”

他说：“我不想做这个秀。”

我说：“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说：“不是。”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不想你从我身边逃走。我每天都想找一些有关你的信息，可是我能找到的只是‘逃离春天的温暖’这几个字，我讨厌这个主题。”

我说：“那你是故意向公司申请帮助的，并不是你干不了。那我明天就可以回去了，因为我来了也帮不了你什么。”

看到他如此颓废我很心痛。他是我的春天，唯一的能在春天里见到的枯萎和萧瑟。





他笑容在哪里？

我渴望温暖。

他坐到沙发里，头深深地低着。

然后，他突然抬起头来，狡黠地看着我笑：“既然来了，你就别想回去了，反正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一定能把这场秀做好。你要是回去，那我肯定做不出来。”

我说：“你真是一个无赖！”

素心的梅花在春季的第一天里盛开，漫山遍野……

我发现Chain对这个主题的理解完全准确，我不用作任何解释。在展示会现场摇曳的光影中，我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始终无法将我的目光从那幅巨幅的宣传画上移开，画中那个女子的脸颊上挂着晶莹的水滴。我仿佛看到那水滴正在漫延，化做一汪清水，上下尽是虚空……

Chain坐在我身边。他显然为这次展示会激动不已。最后他索性兴奋地抓起我的手站了起来。

“我们很成功！”他说。

我被他的举动突然惊醒，发现周围人声鼎沸。T台上一片强光闪烁。我在黑暗里紧紧地抓着他的手，火一样炙热的手。

后来我们喝酒，跳舞，狂欢。

他说：“我爱你，让我们就这样一直旋转到天亮吧。”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说。

他怔了一下，笑了起来：“我说有就有，等我死了以后再散好了。”

夜已经很深了，窗外仍然万家灯火。这个城市有着无限旺盛的精力以至于每一扇看似紧闭的门后面都可能涌动着极

具创造性或是毁灭性的暗流，势不可挡。

他捧着我的脸，像捧着一颗珍珠，一字一顿地说：“我爱你，请相信我！”

空气中弥漫着葡萄酒的香味和慵懒的音乐。宾客们三三两两地交谈着对别人来说无关紧要的话题。而我仿佛是一台带有逻辑制冷功能的冰箱，开始慢慢冻结。冻结的起点是和他靠得如此之近的那颗心脏，然后延伸到躯体，四肢……最后，是眼睛。因为我眼中的泪水滚烫。

我木然地站在那里。

而他却像火焰一样燃烧着。

他是我的春天，温暖而明媚。

而我仍然是一条被咒语冻结的暗流。

他突然抱紧我，我听到他的心脏响亮而快速地跳动。

他吻我，以海盗的方式。而我的血液则流速缓慢。我感到可可的柔软而残忍的眼神在我的脸上划过，然后有了一道渗血的伤痕，从额头经过眼睛一直延伸到嘴唇。我很疼，但分不清楚疼在哪个部位。我看我和可可牵着手走在通往学校侧门的一条狭窄的小路上，金色的夕阳照耀着我们的背影，瘦长的变形的影子投向未来，扑朔迷离地在水泥路上摇摆。我说我会永远爱你的，她说我也是。

他感觉到我的眼泪了，用嘴唇为我擦拭，又紧紧地搂着我，一言不发，久久沉默。

我站在充满紫灰色迷雾的丛林中，有一种直觉在告诉我不能再向前走一步了，因为前面就是无底的深渊，是万劫不复的迷情深谷。我活着从这个谷底爬出已是一个奇迹了。

我多么渴望有一个温暖的怀抱，但这个温暖怀抱就是深渊本身。

世事矛盾而玄妙。我只是一颗小小的枣核，坚硬而脆弱。

遭遇  
春天



从那天开始，我和Chain之间有了一种微妙的默契，但是我仍然害怕爱情的到来，感觉日子过得如同末日降临前般的异样宁静，而Chain却一直燃烧着。

他总是很兴奋地为我做一些小事，比如，在办公室为我泡杯咖啡，再在旁边放一小块糖。他是在让所有人知道，他很喜欢我。而我看他时，也微笑着。这笑容是春天带来的，无法抗拒的绽放。慢慢地公司里的同事们都以为我们是一对温馨的情侣，甜蜜而幸福。但是我始终认为这只是一种假象，一切离爱情还很遥远。而事实上我就像一个出壳的灵魂，在某个角落里漠然地看自己的肉体一点一点陷入泥泞，无法自拔。

2001年的平安夜，Chain邀请我去参加他朋友的一个圣诞派对。我说：“我只能以同事的身份参加。”Chain说：“只要你能陪我去就好。”

在派对上，很多双眼睛注视着我，也有很多双眼睛注视着Chain。我立刻明白这里有很多女孩子喜欢Chain。此时，我的心里忽然滋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他告诉别人我是他的女友。只要轻轻地说一句，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听见。可是他没有，他严格地遵守着约定，向大家介绍：“这是我的同事。”我想他为什么要带我来，是因为寂寞吗？

派对很热闹，我漫不经心地浏览Chain的朋友，都是些年轻而活泼的，完全没有我身上的那种接近死亡的气息。我忍不住深呼吸，仿佛可以将这里的活力吸收入体内的似的。

我不停地喝酒，跳舞，抽烟，想让自己快活起来，但却徒劳无功。这是一种用喧哗冲不淡的彻骨的悲哀。

有些事情本身就没有答案，所以求解是多余的。也许放弃思维，用感觉去生活才比较纯粹，就像欣赏一段钢琴曲时，没有必要去关心十二平均律的方程式究竟在数学上有多完美





一样。

我继续喝酒、跳舞、抽烟。因为寂寞。

一个男人走过来，对 Chain 说：“你的同事真漂亮，我想请她跳个舞。”

Chain 对我说：“他叫非，是我的表哥。”

他转向我。他有一双棕色眼睛。

跳舞的时候，我开始后悔来参加这个派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美丽的诱惑，而其中任何一种都填补不了我的空虚。

非很高大，我觉得在他面前自己像只小鸟，一不小心就会被踩死。我用眼睛的余光寻找 Chain，他在喝酒，和几个女孩子聊天。我漫不经心地踩着音乐，就像个流浪汉在游荡。

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龙舌兰。”

“你很漂亮，我觉得不说出来是一种罪过。”

“没这么严重吧，你太夸张了。”

“你是 Chain 的同事，去年圣诞怎么没看到你？”

“去年 Chain 还没到我们公司来。”

“哦，我忘了。”

.....

我盼望着音乐赶快结束，可以离开这个无聊的晚会。

从舞池出来时，我看了 Chain 一眼，觉得他今天有点怪。我说我想回去了。他说不行，你还没陪我跳过舞呢。在一个如此浮躁的平安夜，跳不跳舞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当音乐再次响起时，Chain 用他一贯的海盗的方式将我挟持进了舞池。我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他用嘴唇封住了。我在他怀里挣扎着，但完全是徒劳的。他用强有力

的舌头在我口中扫荡着一切。我慢慢闭上眼，停止了反抗。他是我无法抗拒的命运。

我们就这样站在舞池中央接吻，很久。醒来的时候，人们都已停止了舞蹈，静静地看着我们。Chain 很不好意思地对他的朋友说：“对不起。”

这是一个神奇的夜晚，我仿佛是一尾蛰居深海的鱼在南半球暖流的推力下，莫名其妙地浮出海面。我惊惶失措，无处躲藏。晚会结束时，我竟然有点担心 Chain 突然消失，只留下一些情节的碎片给我。他拉着我的手走在深夜的马路上，说：“真不想回去，因为回去就看不到你了。”我说：“Chain 你真的爱我吗？”他一把搂住我，吻着我的脸颊说：“就像爱我自己一样！”我相信他。因为他没有把他的爱描绘得伟大而崇高。他告诉我他爱得自私，我完全相信，因为这种解释比较接近事实。我知道自己正慢慢陷入，因为他身上有我喜欢的一切品质。他属于尘世，而我则是一个渴望回到人间的冤魂。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非微笑着给我一本名叫《POSSESSION》的书作礼物，我说我已经买过了。然后他轻轻地说爱我，并把我拥入怀中，我说我已经爱过了。后来，很多人站在高楼顶上看一名美丽女子被处死刑。执行的方法是跳楼。前面已经有两个人被执行过这种死刑，但都没有找到尸体。人们都在说跳下去的人会变成猫，而猫有九条命。后来 Chain 和我路过那幢楼时不约而同地去看了坠楼的地点，空的。再走几步，竟然看见一只黄色的僵硬的死猫，弓着背，四脚朝天。Chain 用手捅了捅那只猫，没有任何反应。

“她终究还是死了。”一个声音在说。

后来我莫名其妙地来到一艘海轮的顶层船舱，遇到滔天





巨浪，于是就和一个孩子一起趴在栏杆上，很无聊地看甲板和海面上浪花的飞速变化。

### 3.....

冬天快过去时，Chain 牵着我的手经常在旅游淡季的时候去“海底世界”玩。这里人迹稀少，整个风景区只有我俩。“海底世界”的鱼不多，但都奇形怪状。潜水员在给鲨鱼喂食，而我们则在光影摇曳的幽暗海底接吻。

“下辈子我变成那条有蓝色荧光的小鱼。”

“那我就变成鲨鱼来吃掉你。”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水域，你无法找到我。”

“我会穿越大西洋矢志不渝地找到你。”

“就为了吃我？”

“是的。”

“一言为定！”

后来，我们开始同居，与一对大学生情侣合租一套房。

Chain 说：“等我赚够了钱，我要为你买一幢大房子，我们每天做一次爱，生一大群孩子，每个周末带他们到山上去晒太阳。等我们很老的时候，孩子们问我们的罗曼史，我就告诉他们，好多年前，你们的妈妈穿一件很好看的白毛衣和爸爸一起吃饭，爸爸就不怀好意地看着她……”

我坐在沙发上，冬季的阳光照进来，让我骨头里都感到温暖。我看着 Chain，想象他做一大群孩子的爸爸的样子，不禁扑哧一声地笑了出来。Chain 停止了手舞足蹈的描述，向我走过来，倒在我身上，舔着我的嘴唇说：“不许笑，我想对你做坏事。”我说：“没有空调，白天做会冷的。”他说：“我是你的太阳，有我还会冷吗？我们要为生一大群孩子而努力呀！”我心里其实并不在乎有没有大房子，有没有一大群孩

子，我只在乎他。他是把我从冰雪女巫的囚牢里拯救出来的英勇骑士，是我梦中的爱人，是我成真的幻想。我不想有什么改变，直觉告诉我现在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稍纵即逝。我不由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就像获救的犯死命地抓住骑士，希望能随他一直奔向光明的未来。他舔着我的耳垂，舔着我的脖子，就像在舔我为他做的冰淇淋。我喜欢看他吃我做的一切，以及我的身体。他的手在我的皮肤上春风般温柔地滑过，我的身体里立即开满了浓香的鲜花。他的吻烙在我最隐秘的部位，那里就留下原始图腾的神秘符号。我感觉自己在他的身体里流淌，包裹着我的一切悲欢。我是他的血液，他是我的心脏。他说还不够，他想成为我永远的男人。我说你已经是，只要你不离开我。他说我不会离开你，我们明天结婚吧，这样你就跑不掉了。我说我不跑，你应该做好准备再进入婚姻，我等你准备好。

#### 4

枫辞职了。她走的前一天请我吃饭，说：“龙舌兰你也趁早走吧，否则下场跟我一样。我已经三十五岁，忍受了‘黄鼠狼’整整六年，最后却失去了一切。”“黄鼠狼”是老板的外号。我说：“我不会的，你以后一个人好自为之。”枫拼命地喝那锅其辣无比的火锅汤，愤愤地说：“我一定叫他加倍偿还！”我同情地看着枫，枫也同情地看着我。没有人能说出我们两个哪一个更可怜，也许都可怜，又都不值得可怜。

大自然玄妙的力量主宰一切，所有的因果，所有的命运都只是为了寻求平衡而设定的棋局。每个人之所以被安排在他所在的位置，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整个世界运行的稳定。所以，发生的一切不可避免，将要发生的也注定要发生，而正在发生的则是以一种极度虚无和不确定的方式分娩出过

